

二商尺牘三





五嶽山人尺牘卷之二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報徐子與憲使書

往柴生季通行草草裁候不意柴生尚未楚遊也昨叨轉淮陽同王敬美周公瑕飲梁思伯宅上讀明公近作令楚山川生色即楚必簡浩然尚在亦驚絕調也兼之善政種種風動都亭文章飾政古昔罕倫歸見家大人出明公手書披玩不惟詞翰雙美而交驩之好上薄秋旻矣感





三國志卷之二  
刻感刻淮陽在昔人卧治尚戀戀禁闥况今日  
奔走爲之又不穀綿薄恐從此沉淪耳知我如  
明公何以裁教之使旋占受不次

又

維稍夏口情景頗適思晤明公祗領誨言况鶴  
樓重建高調寡和又平原之約來教倦切也柰  
公期甚迫伏謁無緣漢之廣矣有懷似之頃聞  
明公榮轉滇中不佞沾沾自喜夫鳳翔千仞而  
後異于藩籬之鷄鯤臨江海而後異于尺澤之

魚士游萬里而後發其竒絕之恩點蒼昆明山  
水美矣而近日用修愈光之詠歌在焉明公得  
無愉快乎夜來一二父老艤舟相語皆頌惠政  
汪洋旦夕願明公保釐吾楚非但不佞之私禱  
也

又

舟發漢陽吏持鼎翰就夕照讀之盈盈一水脉  
脉難語彼此共之次日過齊安登赤壁出明公  
賜金貰酒大醉爲快江山風月宛若千古惜無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緣侍明公聞引商刻羽之調恐爲蘇長公竊笑  
耳今泊九江矣光儀漸遠夜不能寐吳汝忠爲  
門下稱賞當引爲上客也

報匡南王孫書

不佞通藉以來尚論王門作者在大梁若西亭  
在豫章若門下皆懷慷慨之節負操染之能私  
心慕之又念古人如吳質之于魏文陳琳之于  
東阿幸以文辭託名並美不佞于門下未嘗曳  
長裾載後乘親左右也乃門下以家大人詩篇

往還之故遂勤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發函伸  
紙文采巨麗高誼翩翩上薄千古至讀霍文敏  
疏叙與倡和諸作劉漢子政李唐太白無以過  
之珍感珍感不佞少好文墨服官以來掌在刑  
書一二篇翰多出酬應陳隆之太史謂其工也  
特以門下好士因而過獎耳頃守劇郡奔走不  
遑長孺禁闈之思張敞無竒之嘆謂我矣大江  
風便願惠德音

報李維寅臨淮書



長安一別音問阻脩追憶與惟敬思伯仁甫子  
靜懋功公瑕裕卿諸君子游甚驩也乃足下調  
高思逸俾益俱多即諸君子之興足下振之昨  
歷牛首雨花采石諸勝處恨不與足下大醉倡  
和如疇昔今簿書冗冗俗吏矣即足下與諸君  
訂舊盟得無戀江淮間有沉淪故人乎家大人  
承草堂之詠薜蘿生色風雨自驚業有詩卷呈  
謝矣

報楊懋功祠部書

邱中與足下和歌欲並驅于作者之林竊見足  
下才高思遠每一操染風雲亂落又雅度汪汪  
無不容也遂與二三公結文社驩回視中原五  
子何讓哉頃奔走淮陽又狗馬病時作昔人謂  
治郡無竒思以爲過激語今知有當也蕭寺依  
依徘徊不能別王敬美蔣移之俱在告煩足下  
道懷思

報梁思伯舍人書

邱中承尊教有踰骨肉即建安竹林之侶無以



方之行時寵以瑤篇家大人亦增感戀也頃至  
淮陽奔走不遑絕意操染中散有言一行作吏  
此事便廢足下引商刻羽之調可能時惠故人  
消塵俗耶

報江鄉友人書

數年不見鄉井一旦聚晤尊酒笑歌足快矣別  
來泛大江泊清淮束帶見上官又水溢民貧河  
淤運阻日夕不遑自題其閣曰無卧幾為長孺  
所竊笑門下與家大人驩甚無厭也亦有淮南  
之思乎

報座主張學士書

去冬曾遣人專候師席想入尊覽比諗台履迪  
吉舉措之宜風動寰區正 聖主所倚賴而善  
類所依庇者况門下士如燭乎燭履淮幾三月  
餘矣因念春和時草木群生皆有以自遂而淮  
之民有困于饑寒而莫可救藥者日夕焦思無  
一善狀獨中丞陳先生推門下之愛以愛之尚  
可施行一二耳



又

讀邸報見門下自明一疏荷 主上溫諭燭謂  
上下魚水古今希邁况仲尼日月無得踰焉此  
在老師可自信者加飡加愛以膺入相之命尤  
私禱也折獄龜鑑謹如命梓行遣吏敬將五十  
部呈上記室更乞雄文剋之庶令茲刻必傳矣

報宋守忠都諫書

舟次維揚清光密邇掃榻治具思爲故歡嗣聞  
仙輅直趨闕下河之廣矣良晤何期乃進使者

問起居頗悉又翰教先之謂天下難治無過于  
淮陰者走誦其言且感且泣豈門下于淮有并  
州之思而不佞知交也顧出斯語乎夫淮之難  
治其舟車衝應官軍費處門下所悉無庸喋喋  
姑論其最賦出于田而淮之額糧至三十九萬  
有餘視廬鳳倍之役出于丁而淮之諸司一一  
取給視他郡又倍之在平時猶難之在門下司  
理時方苦難而至于今日則不堪矣蓋數年水  
患室廬傾蕩加之河道淤阻夫役萬計走前行



三西國天牘 卷之三 六  
縣東至懷人西臨下邳及轉蘭陵達於清口問  
民疾苦樹葉草根食之幾盡扶老攜幼坐而待  
斃卽昔人善繪流民圖者莫能筆也私心竊痛  
之而上官文移促其催徵十年逋負責于一旦  
走恐恐不寧乃白之撫臺上書闕下其詳十餘  
事在撫臺疏中大都在破格蠲逋而已今之議  
者皆曰此國課之不可免者走竊謂淮乃南北  
通衢咽喉重地萬一事出不測小則如往年寶  
應故事大則或于漕運有碍卽朝廷發內帑遣  
重臣以處之更何益于事真不如下寬恤之詔  
消無形之變俾此邦之民尚願湏臾勿死耳走  
聞古之同室有病絕者往求救于秦越人指授  
其病遂蘇其人得無死門下經綸弘濟國計民  
瘼悉從長計淮人更生之會不有賴哉倘前疏  
下所司議覆乞門下鼎言留愛亦不佞求救之  
意耳偶擊于中言多無倫死罪死罪

報徐惟得大尹書

前得足下錫晏之報忻然喜慰如以身當之此



先期待循良盛典以足下膺茲不但大江南北  
可以風動而宇內綰綬者脉脉興起矣不佞理  
淮將及半載忽見二毛潘生宦拙之嘆真謂我  
耳故人抱竒策願有以示之

報丁後溪學士書

前得尊翰披誦如面中間獎進令人惶愧汗下  
如雨比聞明公進掌詞垣優游啓沃良慰下懷  
不佞竊私論中朝巨公濟濟師師至人品高潔  
大孚輿論如明公者指不多屈旦夕入相海內

蒙休而淮以南尤有私慶夫淮民至困也今麥  
秋稍可閭巷漸有生氣獨河工未成夫役頗苦  
不佞縱竭力圖之殊無寸補昨撫臺公有書陳  
闕下而司計者不少寬假此直救焚者不徒薪  
而負芻者至反裘也願明公財教焉

報李本寧編修書

虛心委質握手談衷爲日久矣足下愍其區區  
至不能別瑤華寵錫千言不休臨岐參辰之感  
平時膠漆之投我思古人指不再屈客冬履淮



三才圖會 卷之三  
久不聞問每思足下振羽金門雖乘雲行泥棲  
宿不同每有良風何嘗不嘆而足下音書之惠  
投我者三展玩數過流涕覆面不佞踈庸足下  
所知頃當淮之衝人事鞅掌文移盈席繩墨羈  
束頗覺不堪今視事漸久稍得與民蘇息私心  
亦頗耐之乃知作苦之事田家所宜又怪嚴助  
厭承明而出守陳子康在南陽而思入京師二  
人所見何刺謬也足下傍通多可職掌文翰躬  
親 聖上春秋鼎盛可能以 明興二百餘年

之事做古虞夏之文筆載籍而傳後世乎曾以  
三文章有奇氣入關後當益奇足下得良朋矣

報黃淳父文學書

少讀令先公上北地李獻吉書并稽中散集叙  
欣然下拜去年會王敬美始知尊公有全刻未  
及請過一讀比聞足下才名燁然東吳談遷之  
業光溢大漢不佞亦時時向周公瑕康裕卿詢  
足下起居也頃守劇郡曾臆結約得足下雄篇  
如叩哀玉取藝同聲定交千里自是公家風度



欽仰何似百泉先生投我新詩執鞭之願煩足  
下先道之

報蕭凌漢司訓書

昨得家大人書知足下司綿州鐸矣錦城花發  
色色可人其雄篇當追之杜陵幸勿曰蜀道難  
于青天也成都公已爲足下詳言之

報楊懋功祠部書

得羅用敬書中云八公之徒相翱翔也假令其  
人在海上當淮流四溢大浸稽天拯溺不暇安

暇爲賦招若等耶第足下齒及令人神爽如遊  
八極年餘不見足下鄙吝復生乃片言消之矣  
感刻感刻周公瑕過淮索足下詩讀之無有也  
此何故乎

又

仲夏曾以尺牘詢起居今忽忽又素秋矣海天  
遼曠美人是思計足下出入承明暇則招侶展  
翰金石琳琅紛然四座如往年遲月登高真奇  
事也遠臣得無遐想乎王太僕儀甫古人矣疇



昔南皮之晤亦足下所同感也

報陳仁甫檢討書

一麾出守耳作溝中斷矣憶與足下塗蒙醉墨  
弁轡千古不佞才情遠謝足下兩人深相結斯  
忘之也前得手教并見懷諸作誼視長淮尤爲  
浩渺公退誦之宛若登响嶼泛烟波過莫愁村  
與足下和歌也勉爲報章日夕所圖筐篋刀筆  
不相肖矣幸爲我財之至云循行田野問民疾  
苦與之嘻遊若小兒狀囊讀漢史心竊慕之今  
也敢不效法一二俾不負故人鞭策哉

報龍伯貞文學書

往年與陳仁甫談藝碣石恨不與足下砥礪思  
因仁甫得通尺素竟冗冗不果乙丑之春見投  
華劄携之懷袖蓋數年而字不磨滅也頃守淮  
陰百務羈束良夜美人之夢共片片桃花落武  
陵溪上矣文章之業原稱不朽大都進于山居  
此天所以資足下也

報許文夫戶曹書



前過維揚周水部亭園景物幽勝而又與足下  
尊酒招呼不意塵埃有此竒遣乃兩人無片言  
當之恐林間花鳥竊笑矣足下殊采絕調卓冠  
群倫承委俚言謬序大集蒼蠅附驥自幸千里  
稿上望足下斤正之走作吏孔道日苦折腰每  
誦足下郡中特翰墨野外自謳歌之句莞爾獨  
笑恨佳篇不時時相聞也還朝何日并此附詢  
報袁太冲先生書  
不奉台光十年矣昨者仙輶飄然遠至豈昔人

乘輿命舟之意乎柰公牒填委磬折不遑爲別  
太劇寸心如結昨兩生特雄文下教采其俚語  
某少日侍門下門下取古今作者而鞭策之雖  
才品庸下而操染蹊徑幸知所適門下乃談近  
代名流如皇甫子循者絕類劉長卿其人某誦  
司勳見寄之詩有政聲新渤海詞賦舊浮湘之  
句嘆服良久門下許其先容曲加刪叙乞以原  
本叱示庶令他日畢其餘力少効前修未可加  
災于木耳門下又云朱子价死而詩絕傳于淮



凌谿射陂之名足爲茲土重也

報丘汝謙戶曹書

別足下長遠矣顧時時念之則時時取瑤篇誦之此亦逃蓬藿者偶聞人足音宜其蹙然喜也淮海大溢苦以河工民不堪命足下掌司國計當塗者有䟽下議乞借鼎言稍寬一分之賜不然江淮之間且有故走也何能稱守土吏乎願足下教我無諱

報徐惟得禮部書

淮城倚玉荷尊教殊殷所謂膠漆不溥者而天子重承明之直召足下還矣秋水大浸重泛湖上思足下不寐潛然良久試問足下引手故人者何狀嗣王開閣輔導攸賴願足下努力自愛

報曾以三太僕書

浮淮以來奔馳田野覩小民愁苦萬狀又大水薄城折腰見長吏此何堪乎惟三得足下書解容讀之尚在懷袖間足下借重罔卿出撫在且



三國天牘 卷之二  
夕勲樹尊顯矣近日江南友人以蘇子瞻手  
書致不佞者覽之乃長公以天子賜馬轉惠  
李方叔筆爲一帖而黃魯直又書于後中云天  
廐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一時有之其憐方叔之  
才甚厚而不能引之同升古今有餘慨焉足下  
交好何啻蘇李又職掌天廐可能揮賜否且古  
人字畫猶新恨不共玩一笑所謂惟足下可此  
言進耳

報李惟寅臨淮書

病子江淮日益寥落清夜飛夢時繞白雪山房  
近揚懋功有滇中行足下感一時同社散如飄  
梗篇詠多竒良工得無苦耶郡齋寥寂忽忽然  
願與足下晤言聊以尺素通

報周公瑕文學書

足下才情如潘陸操染如鍾王昔人擅美者兼  
而有之海內之士欽仰若渴鍾參軍所稱陳思  
之于文章猶麟羽之于龍鳳懷沿吮墨者抱篇  
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照卽以謂足下非耶碣



石談天淮南對酒足下愛我殊甚乃大江在一  
望間雙魚竟絕亦坐俗吏困我耳家大人詩足  
下許校而叙之往選自謝茂秦今梓其半得雄  
文冠之則下里之音籍之必傳矣漂母碑文煩  
足下大書一紙虛石俟勒異代之後必有慕足  
下之揮翰而珍求于淮海者

又

足下過淮草草一別陳蕃周繆千古之上高誼  
瑯瑯足下思若神助語自天成山谷老筆承足

下雙鈎數語此老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便  
如意非徒自道若爲足下言之耳漂母祠無碑  
且無祭不佞創爲之詳在記中承足下大書感  
高誼而思報寧獨漢王孫也

又

袁魯望督學浮淮得足下書至索何首烏轉託  
海州刺史送之刺史亦云與足下雅遊也詩選  
序日夕懸望沈子靜太史作附覽修學碑并孔  
望山銘俱不佞近作乞足下大書而鐫于石俾



異時好奇之士索李泰和書不得得周公瑕一  
二字足快矣不佞病暑殊甚足下以何物解之

又

孔望本名山而足下又名筆此碑大類真卿固  
是東海一段奇事不佞借光多矣修學碑并詩  
序足下近無恙希早成之

報劉思臺憲使書

河伯不仁淮水大溢乃借重明公俯臨下邳不  
佞守土無論負薪之役誼當躬執而五六年間

未聞明公咳唾之教良覲在茲殊爲快慰明公  
重望籍籍朝野東山松石二公勲樹俱與大河  
相爲不朽異日稱三劉真桑梓之光也明公勉  
圖之謹專人致行厨之敬冗吏䟽節幸門下勿  
督過

報新鄭高相公書

燭自廷中擢守淮安 陛辭之後面見老師老  
師即謂淮股肱郡數十年前多名守近見水災  
山陽安東蕩然一壑矣 主上遣部官賑卹又



三西國反片  
卷之三  
黃河淤淺漕運孔艱淮事努力圖焉此知己之  
恩國士之遇燭至愚蒙感共此生矣一二縉紳  
過淮傳宣老師德意惓惓于賤子不知何修而  
得此于老師也近日王督府議行海運去年督  
府在山東梁巡撫命山東人試行之其海船俱  
行本府顧覓試一行之安流無虞今天下大事  
惟北虜與漕河耳北虜納貢稱臣邊圉之費歲  
省十之五而又行海運以濟河運之不及如此  
相業豈蹈常襲故者所能爲耶 聖明在上老

師弘才忠耿以天下爲己任而督府王公善體  
老師之志故十二萬石僅踰月而至京師效可  
立覩矣近日復有開膠萊河之議當事者行本  
府與兗州府共勘夫膠萊河之開始于元世祖  
至元間已無成效柰何踵而行之科臣與臺臣  
當有疏至 闕下老師一見可決耳且海運之  
說唐咸通中議之而未行宋宣和中行之而未  
詳元人都燕以海運爲長策我朝洪武十年議  
行之 文皇帝尤加意焉登州船之罷在嘉靖



三年也遮洋總之革在嘉靖四十五年也今日  
之海運無乃復先朝之故事乎昔唐都秦有險  
可依而無水通利故天寶興元乘險之便也會  
昌大中受水之歎也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  
可依故景德元祐乘險之便也宣和靖康受水  
之歎也國家北有居庸巫閭城也南有大海池  
也而險與水度越前代矣今黃河一線耳一夫  
常關萬艘俱停舍海而專河則險者不足恃利  
者未可通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在今日所

宜講也不肖親會韓禮把總咸言自淮安至天  
津僅三千三百里其間如八套口鶯游山齋堂  
島靈山島田橫島玄真島芝罘島沙門島三山  
島俱望山而投避石而行今日發幾船明日發  
幾船又明日發幾船蓋勢不可以並行灣有難  
于盡泊裝載宜輕占候宜慎淮人往還屢有證  
驗其大槩也况督府公盡心漕事不啻理家而  
浮海諸人履風波若門戶廟堂之上必有以鼓  
舞之語曰樹非常之勲者有非常之寵自古記



之矣至破拘孿之見息二三之說縱有浮議俟  
之 聖斷老師一念可定耳承老師下詢敢舉  
所聞以對老師垂教燭無任馳佇

報興化李相公書

往昔家君深締交盟即今憔悴江潭時時誦高  
雅也不肖乙丑叨出門墻守淮以來屢奉鼎翰  
一接台顏咳唾爲恩眈眈成飾此生殊遇再造  
難谷門下道冠二儀勲超千古昔公旦明農保  
奭請告太和之氣在周宇宙尚念天威越民尤  
也門下謂今日何如哉願言加餐以膺特召

報陳仁甫檢討書

前得足下六月四日書并見懷雄作因憶兩年  
不飲浮玉山房歲華冉冉去矣足下文章鳴金  
馬門真浮生極快而不佞苦五斗折腰日謀去  
狀足下愛我何能投我一散秩稽叔夜言直木  
不可爲輪而曲不可爲桶蓋不欲枉其才而用  
之也又古人性不能堪者多吐露於知已敢自  
諱于足下耶



三酉閣天牘 卷之三  
報姚禹門督學書

不佞少日從遊長安師事湯先生先生極稱明公之作命與范伯楨共誦而式之戊午偕計見明公與吾鄉湘潭王公聯珮曾得就揖快覩光儀卽萬戶侯不博昔人之重韓荊州乃明公得無似乎頃者借重明公敷教三楚昔式其文今師其人士多丕變卽洞庭衡嶽增其高深矣但聞主上于來歲春開閣延賢以輔嗣德明公乃文學掌故召還禁院非旦夕事耶勒狀布悃

惟明公垂照

報座主張學士書

前遣人以折獄新刻呈上時聞道履違和方用懷戀而鼎翰下錫宛如面命長跼讀之感銘衷臆至云宜春斷簡行于數百年之後仁人之用心其利溥哉清明集遼陽之梓原多魚豕頃承台命復同教官楊雌黃而訂正之敬完記室燭謂此書語多勸戒仰見古人真實作用但事多互見文不馴雅刪梓其半亦足世訓矣不知尊



意若何望再示之淮水薄城黔黎困苦兼之河  
工無定海運議興淮之難理百倍往昔燭也敢  
不懋修圖報知己所望老師終誨奉以周旋耳

報黃一之文學書

走慕足下高名殊甚近日友人以拙作累足下  
乃雄文過揚籍之聲稱此相知最難者楊子雲  
曹子建皆先代振藻之士知玄定文尚俟之後  
世走今幸矣足下抱箕山之志懷龍門之遊著  
作斐然前有勉之後有淳父即當年陸謝無過  
公家也足下乃云海內說詩者必及于不佞欲  
褻足一晤何其忘已羨人獎進不佞耶

報范伯楨司業書

金陵淮陰相去步武而足下與不佞號莫逆交  
大江一線雙魚易達乃經年來塵致項生書又  
投沉未卜也何以爲情足下英聲懋實宇內欽  
仰衿帶之士濡澤敏化但 嗣王開閣召入內  
廷此旦夕事不佞羈束行列牘案嬰纏乃知絕  
交之書頭責之文無竒之嘆歸去之詞昔人大



西園尺牘 卷之三  
五  
不得已也不哀鳴足下將誰語耶楊生來謹此  
布候楊生有美質而又名御史子望門下培植  
之

報袁魯望吏部書

遠惠名篇希世之珍又于先集檢書數首寄之  
家大人業懸江上含英並呈麗質難焚林間魚  
鳥因而增色每憶足下琬琰爲心形諸寤寐良  
夜縱談何日續之

報沈澄川編修書

子靜足下往者投書辱頒來教饑渴之懷歲序  
之感彼此同之每念足下詩才清逸上逼王孟  
而風流間雜迥絕塵俗且博綜六籍包涵九有  
卽千頃陂不足方也別來清夜寤寐見之近刻  
家大人詩有懷足下數章而山中書來欲得足  
下序之裸壤龍章之飾蒼蠅驥尾之託惟足下  
留意焉

報丘汝謙戶部書

入春以來兩得嘉訊芳草愁心我懷殊解日望



懋功至淮呼酒大醉握手會心或得贈語如足  
下寄詩顆珠片玉卽楊子持之南恐崑明點蒼  
失其寶矣浮淮日久益覺無聊柳宗元所謂舍  
憂慄外惟有怠而睡耳今欲睡且不能其苦又  
何如耶

報伯玉汪中丞書

往年于陳公望處接明公華翰讀之殊慰怵怛  
又于李于鱗處盡見明公平生所爲文章莊誦  
而手錄之于鱗論海內作者推轂明公今于鱗  
已矣言猶在耳而不知不佞于明公久傾心焉  
近借重保釐吾楚而家大人感明公枉道念舊  
意良厚也昨得周公瑕書將往赴明公之約雄  
風白雪猶有存者正賴明公爲之宣暢耳不佞  
理淮無一善狀回思習池之晤比時少年氣盛  
亦欲藏著述于名山垂勲名于竹帛今明公之  
不朽偉矣而不佞毫髮無有每念明公國士之  
遇未嘗不發汗沾衣也

報吳秀才書



三酉國天牌  
卷之三  
三  
曰南足下往論海內詞人亦多朱升之父子足  
下同聲淮南頃讀投贈雄文并所謂詩直千里  
風骨哉即子价交足下引言國有驥而不知乘  
焉皇皇而更索今不佞延頸願交庶不愧三問  
語耳足下言文不西京詩不建安不贊于不佞  
過矣兩餘得俚言呈謝何日過支川莊與足下  
傾倒

報劉長欽進士書

足下才情俊逸投我華翰時玩時藏至論中原  
諸文人睥睨無前後人而人不盡然者價未定  
也其談有味哉足下乃欲不佞比肩先輩此少  
日之志入仕十去其半浮淮消亡矣臨安在山  
水間亦昔時勾漏所願安知足下不以詞賦作  
丹砂耶

報陳吉所編修書

隆之足下往匡南王孫刻家大人詩械得足下  
名筆跋之齒及不佞感愧交集幾欲修謝而浮  
淮以來摩傷問疾日苦塵冗頃中丞王先生議



三國志及續 卷之二  
修海運肇稱祀典走使求足下文命爲先容不  
佞往讀韓子南海廟碑沖灑沆瀣心竊愛之足  
下才藻遠邁退之幸早賜而勒之豐碑且與東  
海相爲不朽也

報趙麟陽司空書

往者讀門下大疏忠烈之氣上薄古人後有談  
其事至令人泣下者自謂此生何得望長者光  
儀而廷中被教自頂至踵所謂一語投合遇以  
國士非耶浮淮以來未通尺素方懷悚息而諸  
司理至乃云門下齒及遠吏乃燭何足以當之  
竊常謂今廟堂師師若身繫重望不可一日不  
在朝廷之上如門下無幾行且秉鈞入相矣燭  
浮淮二載無一善狀每念門下云至難之事至  
苦之處曩以爲誨言今始知其有當也敢不努  
力貽知己之累耶便中望門下督教之

報傅後川中丞書

鼎翰遠頒珍貺寵錫燭再拜登嘉莊誦數過江  
海遠吏感激由衷幾于泣下明公經濟弘猷社



稷偉望即保釐東土特借湏臬耳燭少日讀秦  
越人傳或爲帶下醫或爲耳目痺醫或爲小兒  
醫因俗通變百試百效此所以高千古也回思  
明公之在淮此卽方之試于小兒問其所愈有  
難以語人者乃今百孔千瘡日益一日燭誠庸  
醫按方以延歲月耳來教乃云窮民當此苦春  
作者盡力貼者盡財區處者盡神非知脉而探  
未病乎又云公期鞅掌此等滋味猶爲感額而  
論官者與他處同虧人虧人我公此言非知不  
肖之深肯爾爾耶沉淪苦海點化攸賴不引望  
于知已又將誰告耶使旋裁謝惟加食以膺殊  
寵燭不勝大願

報李伯承尚寶書

少日侍家大人得明公詞翰一二珍而藏之及  
讀東岱稿則清新俊逸公家太白不過也又讀  
伯宗詩叙及毫志西原諸傳右史考功籍之不  
朽矣方以劉生可自通于明公而浮淮以來胸  
臆糾結乃明公先之華翰遇不佞甚厚不佞敢



自絕乎竊謂明公雄作重本朝又三湘家世即楚之文獻有光非但區區父子與交之幸也新刻數種俚言數首就正于明公惟明公教之

報馮汝行別駕書

上谷謁足下驩甚也嗣欲檢寄家藏國朝文字而此本留家大人側乃足下索之歷下生亦齒及不佞第不知其書俱化爲異物否濮陽生來忽枉瑤槭塵思如濯足下著作燁然一代近閱靈秀集評足下數語甚違不佞之意魯王孫言得無過乎尺書懷袖久不爲報而一書又軋軋不盡

報陳仁甫檢討書

建初浮淮晤言頗驩回思舊社宛在天上懋功復來不意有金馬碧雞之行讀足下贈篇令俗吏欣慰知足下言念故人飄零如雨卽淮陰在兩都間不佞視之亦萬里也

報蕭文明比部書

足下使越久矣南來嘉譽休甚不佞與足下同



執憲轂下而足下乃操三寸管活萬人之命固亦昔時遇徐杜者欣艷無已奏草乞早教之西湖盡舫赤城仙仗恨俗吏不追逐耳

報朱虛谷鴻臚書

足下浮淮投我新詩方倒屣迎之而仙舟入清江矣頃建初留三月此君道足下懷不佞頗殷遂令每飯意多在足下也長安一二名流與不佞爲文字交足下得友幾人否便幸示之

報文三橋博士書

尊公徵仲墨妙重海內乃淮亦名瀆無公家隻字在金石私心怪之即昔人娑羅樹碑亦不存尤可恨也偶得鄙作二記乞足下大書固異代之李邕也淮靈必爲之訶護不佞藉之不朽矣

報烏顯卿都諫書

數載庭中朝夕荷教語曰膠漆雖堅不如同心驩信矣別來得報司諫歆豔何似每憶足下談說三秦太華千仞黃河萬里至翠黛若畫寒濤若雷耳耳目不一覩記幸接足下奇峻壁立優



容河潤至讀大疏雄深又復似之即三秦多豪  
傑如足下者希覩矣幾欲布此怵怛而視事以  
來出入戴星輪楫如雨水患頻仍此其極會海  
運肇稱又當謀始咫尺之書久不聞問不佞無  
能自解又何望足下憐而教不佞耶都諫維公  
被愛非淺足下爲不佞一謝之試問引手故人  
者何狀也

報鄭虛舟山人書

中伯足下淮陰望清源在步武間辱足下兩惠

音書厚意义不報俗吏苦我耳足下詩文細于  
晚節即古布衣之雄高視一代如足下者幾人  
願厚自愛返虎丘故林張中丞當作招隱賦矣  
報袁魯望學使書

往得足下報書謂新詩美酒想見風流而一行  
作吏遂輟飲廢吟使小山伯倫之屬尚在祇有  
竊笑耳足下才美近代罕倫又典文齊魯是泰  
山東海益其深長矣欣艷何如鄭生行便值苦  
旱祈禱不盡願言中伯高士足下當有以厚之



報文三橋博士書

徃走使求名筆書石日夕望之茲海神廟碑其  
文乃吾友陳內史所作中丞王先生必欲足下  
書之又復代懇竊謂顏柳號能書今所傳益州  
學館武侯祠記真卿公權之名並著乃知古人  
恨不得名山大川一下筆耳

報李少白山人書

郡齋無事取古人高士傳讀之當其會心如面  
足下千酒百篇何其竒也不佞近圖其書曰酒  
星大守亦昔人當其無有有之用不佞事事若  
此矣何日解官臨池自適惟與足下共之

報興化李相公書

徃者申候門下乃溫諭倦切豈不以燭鄰父母  
之邦俾其策勵稍益黔黎乎門下國士遇我敢  
不國士報之頃得家大人書謂門下廿年道義  
交乃以大父誌銘託諸名筆以垂不朽燭觀古  
之一二巨公贊猷宣化其文勒鍾鼎者燦然矣  
至閭巷善人片言表著如大造生物不遺幽谷



此門下之用心也沒齒者有知生齒者未艾奚  
但不佞父子含德已耶專人馳狀東向百拜惟  
台慈垂照

報楊章華戶部書

壬子之秋與足下試視學林先生先生竒爲楚  
之雙壁彼時吾兩人髮財垂肩光芒動黃鵠今  
不佞老大矣而足下才品第位尚能掩不佞所  
短而重林先生也公署有樓不佞曾一跳之望  
匡山在几席間中有太白廷堅詩刻足下肯推

錫否

報蔣雲巖太守書

走與明公爲詞翰交甚驩也已甘心于一麾矣  
乃明公宜出入承明者復有高涼之行淮河握  
手至悵然無一語以慰明公也然古之才情如  
蘇長公者常官嶺外最喜靖節子厚集呼南遷  
二友明公所携書或不在陶柳風便同近作推  
示以慰故人遐想乎

報曾以三中丞書



得足下佳詩見寄爲郎雪調太守風流之句不  
佞愧甚令郡齋發光焰也嗣借足下撫西蜀蜀  
中父老再見顏色爲慰乃知十年富順之政固  
全蜀所欽仰而今日三巴之行又非海內所延  
頸乎願足下弩力以荅蒼生子雲竒字子美高  
篇足下所愛今過玄亭浣溪間一表揚之令千  
古文人生色耳

報王西石司徒書

燭辱長者愛有年矣南望干旄台光伊邇而恐  
恐不敢以自通乃長者緩帶之餘齒及豎子家  
表叔書來道之真倦切也即使燭三尺之軀一  
日在天壤敢一日而忘德哉專人馳候申問安  
之敬亦以溪毛潢潦薦于神明者惟台慈垂宥  
報費以明進士書

不佞日侍長公念足下在赤臆間忽聞包元夫  
修文地下因與長公悽愴不能自勝昔孔融痛  
中郎長逝有貌類中郎者引與同坐以爲典刑  
足下與元夫皆不佞莫逆交今一登鬼錄安得



不以人世者繫衷腸耶懷足下更殷元夫後事  
知足下厚矣

報表叔傅司徒書

淮陰咫尺留都而音書頻頻下也何異復中與  
南郭耶淮兒結好次公此誼世世長遠矣淮安  
水災日苦不支加之河淤下邳幾于陸 朝廷  
遣大臣議開舟車之使殆無寧日不肖出入戴  
星苦不可言而敬所中丞公時推尊愛遇以國  
士屠常念吾祖姑與秦夫人往還之綜真有通

家之愛者所刻陽明手柬不肖跋有數語而尊  
教云王公又不肖異日之晉溪也不肖庸駑無  
所建立恐負期許耳便中為不肖謝之前過祠  
堂稍加修理士民之戀遺愛不啻口出尊教云  
蠶有績而蟹有筐歸功于不肖不肖汗愧矣

報管世臣督學書

比諗明公視學西蜀明公金馬石渠之彥不宜  
在遠服然子雲竒字子美高篇今尚在草玄澆  
花間不賴明公為之宣暢哉仙輅所至真令人



欣艷也博士蔡仲暉在成都乃弟業師綿州蕭  
翀又髫年交蔡之經術蕭之詞翰皆表表者幸  
明公物色之

報尤子求書

不佞往見愷之摩詰諸公當年虛左後世景慕  
得非以其點綴化工稱良耶頃得門下所作文  
王聘呂于邵生精細而有生氣不啻獲顧王真  
跡也附一言申謝以見區區愛慕之意願高明  
嗣教是望

報施常州于我書

承示遵巖文粹比諸刻最佳大作尤典雅此公  
文字翩翩真國朝麟鳳哉薛先生品之最當獨  
過貶李何至論獻吉專摹班馬即肖之亦末技  
耳今空同集尚在何嘗離經而畔道也且道思  
集中自言與江于順評李氏之文近世絕出其  
人已死其神猶足華國其推服若此不佞謂日  
月星辰天之文也江淮河漢地之文也未可以  
形而異同之足下見薛先生幸以鄙語質之如



何如何使者授書郡齋無事偶讀一過片玉不遺獨報李川甫一書錄附記室可補刻之足下以茲刻多出鄙意而勉副之何其遜也感甚愧甚別足下年餘矣延陵之政山長水遠惟足下努力自愛

荅吳曰南秀才書

使者持足下書不佞方有公期置懷袖中退而苦暑解衣盤礴箕踞胡床之上讀足下書甚快知有壽家大人雄作復正襟莊誦泠泠冰雪忽

生几席當十襲以歸郢中恐難屬和也何得足下如此高誼哉覽子价家乘如博南南坦諸書愈病而消渴足下惠至渥矣顧此君墨妙祝京兆以後一人足下家藏必多惠我一二幅它時過八寶山堂當撰拙語附之足下可言于公子以見願爲執鞭之意涼秋况適掃榻以待足下也

報李本寧修撰書

不佞過安東候視學使者此地去淮陰五六十



里簿牒方少圖史未攜寂寥幾病而足下遠書  
投我又新詩種種如叩哀玉卽足下被酒數語  
忽忽心醉愈于藥石至讀懷方子及詩同時舊  
侶飄零南北又悽然涕下此君何久全州也往  
附一書于沈維中下邳之變令人隱痛卽前書  
投沉未卜也

報張國禎憲使書

兩載淮陽荷明公愛至渥也頃聞明公有關中  
之命三秦黔庶二華山靈何幸借明公之重而  
况明公風猷又在王岑間羨陂之游輞川之莊  
千秋生色矣不佞沾沾爲明公喜慰獨北道有  
期南浦將別悵望不堪

報潘水瀟宗伯書

燭落落一豎子耳自通籍以來從人談海內名  
流卽謂門下有周公握髮吐哺以延賢士之德  
又在京師時僻守固陋不敢自通于長者徒耿  
耿于私衷昨台駕過淮辱門下優遇惓惓獎與  
頃得門下廣陵之書誨言滿紙欲鞭燭于古人



循良之途豈非九九以上元聖皆爲之不棄乎  
不謂此生得親就荷知愛如此也珍貺拜嘉先  
此裁謝恭俟蒲輪之召申候不悉

報曾以三中丞書

數日之前有尺素在家大人處轉之左右想入  
清覽偶得俚言十首書爲一卷呈上幸足下改  
教之求一和章足矣若攜之蜀中恐取浣花丈  
人姍笑耳太平張令柏不肖業師又小兒丈人  
前曾重託之幸足下破格垂目

報座主張學士書

去冬走使北上老師仙輶西歸矣今春欲遣人  
西候老師內召且還矣端揆虛席以待有道而  
老師尚未至轂下豈聞先帝之變尚徘徊頃臯  
耶老師才猷學術其平生自許與海內景慕何  
異伊尹公旦即使兩公在今日有恐恐不寧者  
幸老師早赴闕廷以荅阿衡負展之望燭理淮  
亦將三載今黃河安流禾黍稍熟又少讀漢史  
竊愛劉寵劉寬二傳今筆之坐右効法其已事



以遵老師至教若取威樹聲如今能吏燭即死不願也不知老師何以鞭策之還朝多勞加食是禱

報邵道徵督學書

不佞荷明公教至渥也何嘗一日忘左右哉往年懷人之夢時在夷門赤城間今復迢迢之匡山矣明公才品學術士林山斗頃又敷文教于大江之西訪鹿洞鵝湖之遺以紹往哲真明公事矣不佞作吏孔道日苦不支計遠明公訓迪五六年矣明公得無憐而教我耶偶鄭濬博士之便裁候起居博士有詩名在江海間明公見之當必遇以國士也

報劉子真光祿書

足下勲樹駸駸公輔遠者忠宣近者松石行且匹之同榜有光矣而况不佞荷足下之愛深于骨肉者乎浮淮以來簿書羈束尺素未通罪也何如近會司寇王公司徒傅公道足下起居甚悉遂令遠吏足慰忉怛耳專人馳候左右兼布



三西園天牋 卷之二  
惘私鮑子知我當必有以教之

報董幼海侍郎書

燭通家豎子耳卽中荷明公愛至渥也因憶明公往年抗疏走關外時人皆避之家大人出錢明公有佳篇紀之曾推示不肖歸與家大人言及感慨幾于泣下恨不得明公原草一誦之今竊願有請也明公節義文章山峙海潤行且入相樹伊周無前之勲矣近得家大人書刻有江閣文草二冊欲得海內知己如明公者一言弁

首叙及當年之意則家大人藉之不朽矣明公肯以珠玉自秘乎

報張元洲尚書書

往年借重我翁大理燭備員屬下辱長者一言之譽守淮以來又知鈞臺勲樹赫赫若前日事似接台光而聞至教也未敢裁候而出謏誨先之咄咄賤吏何得光寵于門下若此哉長跼讀之感共此生矣敢不祗承之專人馳候兼布下懷惟仁臺垂察



報林璧東祭酒書

燭仰明公高雅久矣往年里中羅生辱明公識  
拔即欲同羅生爲門下士以快願覩韓荊州之  
私僻守固陋未遑請謁至今怵怛耳明公才品  
學術山斗海內負屨阿衡正明公今日事行且  
內召殿閣矣費生因舍親傳司徒得請假以誨  
豚兒此不佞世世之感也

報周興叔通政書

淮陰舟中辱明公佳詩見教每一把玩不忍去  
手金陵山水冠絕宇內而明公詞翰似之真是  
令三山增色耳前袁魯望維舟淮口感念明公  
同聲之雅不佞抗塵走俗時荷明公引拔私心  
所感春間有鄙作奉懷門下未敢即呈左右所  
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欲盡幸明公斤正之

報黎維敬內史書

思伯使齊日夕望其過淮今尚未至也金門多  
暇足下詞翰自適獨折腰俗吏頓覺自苦况秋  
來有蓴鱸之思便欲掛冠南去耳梁次公行鱧



舟投翰管建初不及另啓臨紙依依

報馮汝行別駕書

春間投翰左右正以先祖中順公傳託之名筆  
碑誌俱訛信不可不訂正者足下想已脫草不  
佞當世世感之頃聞足下歸隱山中矣去趙書  
成還叩賦就又天之所以資足下也前惠佳刻  
秋夜披讀足解牢落有進此而教之者乎

報皇甫子循吏部書

燭不佞從宇內學士談藝必稱吳下吳下必首

公家父子兄弟燁然一代至語詩文在六朝盛  
唐之間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內無乏思外無遺  
物凌駕往哲則明公一人而已每讀禪棲三州  
諸集乃知湘潭被放長沙遠投厥有自也景慕  
之餘繼以太息忽忽然思與明公晤言消之去  
歲友人以拙作呈記室乃平生就正之私明公  
俯賜珠玉曲加獎與又取先輩名流來相勸勉  
彼諸公者皆修豪俊不朽之業爲吾楚光非區  
區豎子所敢望而明公之愛則渥矣方擬中秋



三國志卷之三  
之後走一力于門下以申謝私而使者遠至錫  
以華牘申之大篇且云遺惠好于形骸託神交  
于夢寐不佞何以得此于明公也擬檢近作請  
益緣大水困城情悰寡驩湏少數日當嗣致左  
右

報王元美按察書

不佞往年長安交驩次公即欲致尺素于明公  
以慰平生仰止之私未幾浮淮自幸得遂所請  
而奔走下吏簿牒填委卒卒無湏臾之間乃私

心曷嘗一日不明公左右哉公明才瞻學博籠  
蓋千古操文章之柄彰往訓來功非渺小其所  
品論有人不能自鳴而獨當其心者如獻吉用  
修世所稱博物君子也明公多其力于復古饒  
于著作以爲冠絕一代至持論短而間傷于易  
旁按遠而或遺諸近此則造化亦有所吝而瑜  
瑕自不相掩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是定二  
先生之言者明公一人而已不佞束髮時讀秦  
漢以上諸書妄意于古作者之場每讀明公雄



三酉園尺牘 卷之二  
作欣然願爲之執鞭近與沈子嘉則談及謂明  
公高峻如恒華汪洋如江海而憐才好士意氣  
懃懃懇懇引掖獨至海內才穎之士藉此以立  
名者不可勝道當時如勉之愈光諸君亦賴二  
先生有以成之細流益深土壤益高是明公之  
用心也咫尺明公而不相就正恐幾枉此生矣  
敬檢拙作錄呈清覽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  
自心之過耳

報王敬美祠部書

別足下許時矣嗣聞太夫人違養卽欲馳一奠  
以申通家猶子之誼而公期鞅掌胷臆結約稽  
遲至今故于足下久不聞問沈山人至得足下  
書若聆咳唾之音曠若發矇矣新詩種種把玩  
忘疲計足下與長公論著日富豈惟今人雖古  
人亦罕倫儷往年所題真形圖大作懸之壁間  
當令劉安孺子驚而走也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而淮當孔道苦不能支往年廷中俚語爲一二  
友人強災于木深自藏匿敢獻於足下恃足下



愛我大賜刪定耳有文字二本亦舊時作久欲  
請正于長公神氣幾盡托足下先之倘以爲可  
教乞長公題數語于上以取重于異時不知足  
下以爲何如嘉則故竒士日與吊韓生醉伯倫  
臺畔俗吏得之尤竒恨不與足下握手如長安  
時也

報劉子威侍御書

燭竊伏漢江仰明公高誼舊矣頃守淮陰時因  
簿書闕而客有以明公佳集見投者讀之神爽

又兩辱高篇珍賞屢日皇甫司勳公叙明公諸  
作樂府範古歌行擬騷近體叅之大曆絕句宛  
若龍標至論兼才之難通圓之鮮可謂知音季  
朗生比于玉矣近少保朱公移書河上極稱季  
朗日夕懸榻以待豈少保朱公亦曾讀佳刻耶  
煩明公轉致此情也郡齋秋夜欣然有懷人之  
思愧無以報瓊惟明公進而教之

報張肖甫中丞書

往辱明公手書愛深骨肉又鞭策于文藝之場



三酉園天牘 卷之二 四  
至今雄篇光芒動篋中也歸見家大人道往話  
舊幾于泣下頃者明公開府東吳有書具候而  
不肖又以遠吏無緣親炙音問久稽罪歎何勝  
明公才傾三峽書窺二酉發之詞翰上凌往哲  
而又樹經世之業敷宜民之政竊謂蕭曹勲樹  
李杜詩篇鍾王操染古人難兼造化亦忌天于  
明公何其備也不佞作吏孔道曾臆結約舊學  
日荒新知不長憐而引拔于明公有厚望焉

報李元甫修撰書

往別足下曾寓書西蜀浮淮過采石感昔人遇  
竒又水月雙清惟足下與本寧似之因吐一語  
萬里迢遙無由致之乃足下亦有雄作在懷袖  
中何其同也家兄感高誼深於骨肉又新調翩  
翩益我也不佞聞先輩言本朝實錄簡冊頗多  
傳布希少夫子長孟堅巍然成書乃仲豫彥伯  
之徒所爲二紀光溢大漢儒者著論所關非小  
足下投金匱石室之藏效摩研編削之職而又  
值 列聖代天之會東觀日錄富矣富矣可能



三巴園天牘 卷之二  
推墨草示江淮散吏耶雲飛泥沉天際邈矣幸  
惠德音以解牢落

報王巖潭太守書

不佞少聞長老談海內名流如明公與皇甫司  
勳氏稱東南雙璧明公少年登第有高才又能  
文章也又竊執鞭之願近與司勳公音問少慰  
而于明公竟未晤也乃浮淮相左豈非佛家所  
稱緣淺也明公投翰賦詩許不佞以知音之未  
珍賞何勝明公藻思綺合吐爲經世九江之政

匡山並高乃一適長徃語曰木有瘦石有暈犀  
有通蘇長公之自病今古恨之矣計明公維舟  
廣陵專此敬候起居少謝教雅偶有公期不堪  
覩縷

報黃淳父文學書

近讀尊公全刻上下千古經緯百氏即東吳多  
文人如公家父子指不多屈王元美稱高其德  
而弗耀卑其功而弗試乃其文辭又標德而蒞  
功也可謂知言童烏授玄文考屬草以尊公而



有足下非宇內奇事也莊誦經年贊述無由近  
辱足下高篇見投此金錯刀之贈愧所報非瓊  
英耳側身東望美人伊邇械此布謝占書神往  
報王百穀文學書

往讀燕市青雀諸集知足下曾以文章交驩故  
相故相已矣而足下不忍倍形諸篇誅私心竊  
高其誼足下文采翩翩多奇氣而行已用意又  
有古人風節足下信奇士哉管建初道足下神  
交殊甚而佳詩遠貽把玩忘疲不佞何修而得

此于足下也專人鳴謝語不悉心惟足下亮其  
區區

報皇甫子循吏部書

張羽王來得明公嶽遊佳篇讀之如侍明公杖  
履在名山間塵俗頓洗又尊叙云往年在楚顧  
華玉公約名公遊太和未果豈非山林之不幸  
耶不佞當與明公訂采真之盟也如何如何使  
來復辱名作翩翩業已十襲華冊寄歸江閣矣  
區區父子何辱明公寵愛如此哉專此鳴謝不



三  
悉

報殷少莊戶部書

昨兩院以淮安水災疏告 明主議蠲議賑愧  
不佞持祿取容無益黔首乃淮諸生入而造謝  
中多菜色者私心傷之業分俸稍稍助之矣其  
間有云貴衙門舊有船票二百歲寢不行明公  
好士樂善出於誠懇而不佞叨金石之交倘俯  
賜不佞行學分給周其最貧者則明公急同室  
之救不佞彰不費之惠無論淮諸生之感而明

公陰德延年而昌後矣惟明公留意焉

報張幼于文學書

往讀足下紈綺二陵諸編并百一詩茂先博物  
季膺風詠私心效執鞭之願矣頃邵生來得足  
下佳章見寄千里懷人感高誼無量幾欲裁謝  
坐冗俗鞅掌未遑耳邵生再過得俚言附往大  
江在望其人孔邇投翰無任依依

報錢叔寶山人書

不佞少懷向平之願思杖履名山久矣今尚抗



塵走俗往年梁中舍思伯繪爲五嶽圖豐老功  
人季書長篇致之昨見足下墨妙小圖便面寄  
我令不佞卧遊之興如山水中倘得名筆大圖  
可稱三絕矣

報王敬美祠部書

先後與沈嘉則往還詩呈記室就正而山人真  
天下士即明興以來太初茂秦當爲鼎足不  
佞恨不能脫屣相從耳足下序唐詩選絕佳冠  
之簡端可爲于鱗生色矣長公文雄一代乃析

心于不佞豈過聽足下語耶至叙中意無窮而  
法有體左氏先意而運法司馬氏先法而命意  
又交相爲用此昔人未發之旨不佞終身誦之  
長公筆端真有造化微權哉足下先爲我謝之  
嘉則載美人泛扁舟于淮口海門間咫尺還得  
相聞願足下惠我計足下謁承明有日矣不佞  
思得一承顏色爲快也

報劉長欽大尹書

往年浮淮冗冗不盡請益遺我尺素日在懷袖



三晉國天旗 卷之三  
中兩年而字不滅也足下清才素望山斗一時  
又復借重名邑豈河陽懷縣古之詞客如潘生  
者又爾爾耶登覽佳篇願有以教之偶乘孫雲  
夢山人之便敬候起居孫本華容世家有詩名  
在江海間頃欲游西湖諸勝幸垂目之令杖履  
生色耳

報皇甫子循吏部書

前承名作即寄歸家大人且感且服有一詩書  
扇代柬仍命不佞謝高誼也偶乘程博士之便

附此布懷博士父子俱能文翰不佞謂明公操  
詞柄幸就見之亦猶佛家子謁廣大教化主也

報陳子蕪方伯書

明公操染冠絕一代即祝文二公在今日亦當  
退讓而不佞于明公懷仰徒勤豈未識荊州以  
此生無封侯骨耶遠辱瑤篇文采錯落比于夜  
光至擬不佞于姑射之仙而寤寐思之何其溺  
于愛也長跼南向百拜以謝餘當遣一力申之

報黎惟敬內史書



握別既良馳思頗勞明公出入金馬與一二舊  
侶爲文酒之歡亦齒及江淮散吏耶此中有鉢  
池山光景頗竒一得登臨上官又以公期促之  
乃知未嘉黃州所遭良好益恨不佞不逮古人  
遠甚思發明公一笑耳方尚寶公行便據案草  
草惟明公便中惠教爲望

報曾以三中丞書

往乘太和張令之便兩具尺牘同心萬里投沉  
未卜錦城本竒絕足下又以竒人當之啼猿山  
鳥畫驚郢曲昔人詢君平子雲相如之後又問  
成都城池樓觀以爲秦時故物其好異聞如此  
不佞得無此想于門下哉幸一一示之

報周興叔通政書

前承門下推轂之恩感淪心骨然明公憐才好  
士近與張羽王道之以爲宇內無雙子與徐先  
生過淮尊酒間念明公不置是不佞于明公未  
嘗頃刻忘也前惠佳篇才品意調悉自唐人流  
出時時在懷袖中莫山人公遠前曾寄不佞新



詩聞素爲明公所與今其人安在愧不能作招  
隱賦明公爲不佞致之乎李將軍來辱手書感  
甚李當羈之非所獨以明公齒及竟釋之矣

報潘公子書

沈山人來足下寓書殊感足下才美學博侍尚  
書公讐校經史卽鄴侯家也昔人善讀父書止  
耳何得公家勲樹文章先後宇內哉秋深聽足  
下鵬舉消息耳尊大人國士遇我當國士報之  
嘉則詩文在西京大曆間勾章之名異代矣延  
徐說項不佞愧焉足下語尊大人厚遇之當百  
倍不佞也

報王汝賢秀才書

往年歸里中時與尊公晤醉墨淋漓至今快之  
悔不盡請教于足下也足下才美絕倫令人倒  
屣秋風萬里羽翮並長不佞平生雅好圖史近  
日海內同人貽我古帖頗多思與尊公結果翰  
墨之緣經濟之業屬之公家阮林矣

報錢叔寶文學書



三國志及牌 卷之二  
往得足下便面即小不盈寸而山靈萬狀如在  
目前令不佞神遊殊快敢以尺素先之而足下  
又以墨妙遠投重以公子佳章何其愛我耶感  
刻感刻足下名筆不啻思伯而王長公詞翰遠  
邁人季四美難并不佞日夕遲之

報吳曰南秀才書

昨至廣陵聞足下已歸及泛湖上風帆夜過憶  
舟中晤言大快平生應酬苦甚不獲與足下緩  
頰使來得足下王正十二日書又惠升之子价

卷斯亦右軍大令矣不佞但知九江草聖而不  
知參政公先之頃家大人寓書謂凌谿書法射  
陂詞藻足下兼之又恨家庭間未及此耳珍愛  
前卷益甚淮當孔道海內諸名流徃徃過訪應  
接不遑至虛左者非足下耶日夕遲之足下地  
主賈使君天下士行且樹將相勲愛不佞在赤  
臆間足下語次爲我謝之願足下爲道自愛勿  
負相知耳旬日之內車殆馬煩稍得止息訶督  
又嚴口授代書足下知我疲薺之狀矣



報康裕卿山人書

久無一語投足下私心悵結宋職方公想能道  
之聞足下走大名王使君闢名園非足下高篇  
無能傳遠吳中金陵凡足下故人不佞遍交如  
見足下也惟郭次甫隱焦山託人以像寄不佞  
贊之而去其人招之尚不來也此中鉢池山有  
一高僧心燈能詩能解藏經與談頗歡恨足下  
不在耳

報王仲房山人書

往讀汪伯玉所爲傳足下翩翩奇士也思與足  
下一面足下浮淮投詩自韓將軍前日程懋甫  
來亦有懷足下詩久當見之今日修楔佳辰掃  
室以待足下亟返舸勿令未和諸人笑我輩太  
俗耳

報方景武山人書

前得足下書謂有致戚二將軍者久不至今面  
其人古之頗牧又如面大將軍也即無足下字  
慰我矣俚言傳帳中一笑足下語次可聞于大



西園天牘 卷之二  
將軍如何如何汪司馬不佞知已全州亦又  
不聞問足下爲我道之

報劉光祿子真書

闊別清顏勞望日深佳章錫扇把玩忘疲尊大  
父傳如命數語幸門下教之黃蘗禪師要語弟  
公退解衣讀于胡床之上其說妙晤無心一語  
非少也三十二相非多也大都戒貪嗔痴乃打  
關手段與孔門克復同功故曰佛說一切法爲  
除一切心無生有空生相必出世而後能經世

吾儕不可不了也奉去禪源一集亦裴公休  
所述不知于前書發明否亦能括大藏否吾兄  
天資高爽超然意象必有獨見弟真衆生輩耳  
又在苦海何可口如來宗旨承尊詢敢及之願  
一一誨言也金陵靈宇多勝槩其長老說法亦  
有見化城蹊徑者可招致之絕勝俗侶伍耳

報萬臨海書

使來辱翰貺殊感雅情足下高才楚國之寶柰  
何放逐湘潭耶咄咄恠事王中丞行且樹將相



三西園尺牘 卷之二  
勲又足下之嚴武劉表也它時相依可以鄙言  
當一笑乎倚筠亭佳詩絕妙不佞過而讀之其  
清風不在數竿矣

報潘孟深文學書

別來時時戀足下無已也中丞公集序稿呈上  
昔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願爲之執鞭區區亦有  
此懷獨佛頭加糞爲可惡耳此書須吳射陽選  
之足下文字博雅羅王二君又益友佇聽秋來  
佳報耳願益努力以慰惓惓米元章帖一王夢

澤論一附往

報吳孝甫山人書

山東李尚寶汝南張吏部不佞神交久矣二公  
何得向足下稱說不佞如足下言乎鄭王二文  
學亦然又復致書惓切愧甚讀足下書併詩恨  
見足下晚業已掃室遲之矣公家小阮謹如命  
遇之卷上造次勒言雅愛容嗣報投翰神往

報丘汝謙戶曹書

不佞爲東海郡苦甚足下知已在交游中無二



何以引手唐選二部李北海碑米元章字各一  
紙近稿數首上記室代面幸足下正之近卜招  
隱亭客郭山人次甫前有西湖亦淮陰佳處王  
敬美曾飲其中想見足下時語次必及之冗冗  
不具來往相聞

報費民益別駕書

承惠青谿佳刻幸附同聲之末珠玉在前覺我  
形穢耳至序中遺欽珮而言子新子新縱任不  
拘詞翰兩高不忝名流又與孫一元俱布衣引  
之以况文美諸君非不知其父南原公也如何  
如何停雲一卷門下久要不忘諸君皆名作煩  
先謝之嗣圖報章耳佳硯又鵝湖草堂故物繫  
明公姓氏盛仲交銘尤竒正襟濡墨是三益友  
矣

報張羽王司理書

與足下游寒暑相謝萬柳池之集諸子並在又  
海內名流淮陰以爲竒足下重不佞也仙輅北  
上約郭次甫同送公期奪之使亦不及追兩日



後王敬美過招隱亭讀足下詩清逸絕塵大類  
王孟懷思共殷計與敬美有良晤也別來掛帆  
維揚閱月始歸候尊夫人甚安勿以爲念俚語  
投別約過徐許佳作又何爽也 明主開閣廣  
延茂士足下勉作勲名努力加飯

報王尚涵評事書

別足下久矣戀慕日深即見令弟司巡殊切似  
人之喜不敢不披腸厚之莊誦來翰真如與足  
下坐西春亭載酒和歌也足下起居山中甚適  
公家河汾之業未可多遜願足下留心竹素以  
未前修士固有未究於當時而信于百世者不  
佞一麾淮陽值此大浸牽耗精神所存皮骨耳  
日謀去狀爲名山大川之遊足下又匡廬主人  
矣

報陳仁甫檢討書

沐陽魏生來得足下手書如命遇之矣家大人  
懷足下于七子中以足下遇不佞兄弟厚也可  
能作高篇寄江閣耶不佞作郡已久無狀可述



西園尺牘 卷之二  
獨恠昔人苦于折腰今習之若耳目之有視聽  
昔人所謂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者特  
以奉聞倘足下當食或噴飯滿案矣可語于本  
寧兄一笑揮汗草草不悉

報蕭可發侍御書

不佞附驥辱明公道義已倍尋常而又推胡先  
生之愛骨肉何加焉嗣後明公乘驄關塞不佞  
又麾之江淮也即欲奉咫尺之書不可得矣乃  
遠翰雲墜勤勤懇懇宛如疇昔何意庸劣尚在  
故人曾臆間乎感刻感刻浙省校文非明公不  
可者夫蟋蟀唿秋蟬蟀以陰明公山斗大儒必  
有茂才異等以備採擇此真千載一時也願明  
公加餐以圖之

報李元甫修撰書

淮水困城不佞恐恐思過無聊中玩故人翰劄  
至足下者卷舒不置蓋自家兄來後復得之唐  
使也同心片言一洗煩暑昨蘇州張開府有書  
至道吾兩人往年長安之驩今張公與足下皆



以文章升大服而不佞落落荒廢蘇子有言曰  
新病瘖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舞蹈以自  
慰釋足下何不以高篇遠投一慰我耶入計在  
卽亦是良緣家兄荷足下鞭策不佞身被之矣  
臨紙依依

報丁荆山憲使書

不佞往年邸中出守淮陰客有談明公江右之  
政上追古人者不佞傾耳而聽傾心而效斯亦  
昔時效顰之婦學步之子耳恨不能自通于左

右乃明公使輶臨淮得伏謁之雖握手數言而  
明公德量汪洋消我鄙吝殊慰平生執鞭之願  
覩西施而自憎望邯鄲而退却有足悲者明公  
亦曾憐而察之乎近讀撫臺王公之疏謂明公  
易簡襲人清修絕俗此其風猷興起百世至于  
將相之業明公餘事不足多願也淮水又漲大  
浸稽天極溺之策願明公有以教之偶因司訓  
蕭翔之便敬候起居蕭生乃不佞至戚文雅好  
修幸明公優遇之



三酉園天牘 卷之二  
報丁後溪學士書

前遣使求雄文計達左右今淮流困城天且大  
兩撫臺以災奏矣幸明公一緩頰圖之歲屢無  
稔邑將爲墟頃開倉以賑之真斗粟耳無能飽  
萬口其狀不忍見明公得無被髮纓冠之救乎  
不佞俯首思過此何可罪歲也幸明公言于當  
事者選一賢良以代不佞俾此邦之民尚須臾  
勿死則不佞雖溝瀆無憾矣願明公留意焉情  
切詞迫不知所云燭惶恐惶恐

報張子禎進士書

久不奉明公音書私心悵結忽枉教劄讀之良  
慰明公貢舉一考此吾學周禮之意柰何取鄙  
言冠之至以宇內不朽之章屬之不佞汗愧欲  
絕大水困城救荒無計今日撫臺以極災之疏  
比干 明主公退憂鬱喜讀明公書勉撰一序  
恐從者久候耳公子抱竒推轂無力明公業已  
亮其區區矣悚息悚息

報餘姚孫都督書



不佞往與明公遊謂旦夕常耳乃一麾江淮三年而不奉咫尺之書明公宜薄視之乃先之華牘益以佳篇視昔愈厚且感且愧有一二過訪者不佞懷袖示之彼知不佞誠俗也猶能來天上故人之翰墨顆顆明珠客皆卷舌而起敬燭也拜明公之賜何寵耶日見淮陰宰喜聞明公起居有衷腸厚之耳

報張肖甫中丞書

往辱明公珠玉之賜寄之家大人歡慰無厭又命不肖旦夕代尺素謝長者萬一此何敢少賤自阻也而屈首程書了無暇刻兼之大浸稽天賑救不遑望明公旗鼓又步武間耳神猷妙謨止于寢甲操染誅歌富艷難蹤恨不從明公杖履一快恫心駭目之觀也謹專人馳候起居以解勞結之思瓊敷玉藻長者有以錫之

報王元美憲使書

往以拙草求正大方辱明公錫之珠玉獎過其實不佞將畢餘生勒成一家言以荅明公期許



言曰國及牌  
卷之三  
不然後世謂明公何如人而顧折心于不佞將  
不大負于明公耶此意白之次公次公浮淮驩  
甚時郭次甫亦在尊酒和歌塵况頓息楚之山  
川借明公一行有輝潤焉但恐仙輶未臨而寵  
命又至願明公早賜南下以慰群望前謁視學  
使者道公子竒甚不佞謂鳳凰之毛文彩迥異  
且公家諸少昔多才美竊爲明公快之

報謝茂秦山人書

不佞髫年晤足下時從游家大人嗣官長安五

子之徒散去而足下遊河東矣往過鄴中曾投  
令郎以詩未省入覽否而足下翰示有柯叅軍  
寄書亦未投不佞也見懷住章歡慰無量詩說  
數篇卽鍾嶸之品不是過也至云李益杜之縝  
密杜益李之明暢合之爲一離之爲二可謂知  
言何時就足下一細論也王中丞書已致之其  
人走維揚頗急造次勒狀俚言附上來往相聞  
報李千里秀才書

往與尊公長安一晤乃徐子與招飲不佞亦以



三西園天牘 卷之二  
御李爲幸兩人俱有作竟未得尊公珠玉至今  
恨之頃會王敬美道足下才高善讀父書欣慰  
無量白雪詩并唐選不佞俱有一言玄經必傳  
敢謂爲尊公子雲耶襲公之便艤舟草草惟足  
下垂宥

報許殿卿長史書

不佞往讀海右倡和集見明公與于麟並峙歷  
下今于麟往矣竊于明公時往來于胷臆間近  
維舟江都會襲懋卿又明公故人也詢起居甚  
悉明公才美高絕一代安知不等浮名于蟬翼  
耶謹以拙作請教願惠德音以解牢落

報葛少府書

承教縣令云云仰見明公留神桑梓已如命矣  
少華可泉關西二才子非明公高雅無以得二  
公珍翰乃今與高篇並投顆顆明珠秋夜生色  
矣拙作書扇無能爲二公役以瓦博珠明公亦  
發一笑乎家君樂府一冊新刻二紙侑楫臨楮  
無任懷想



西園集 卷之二  
報徐時芳給舍書

前過江都極承渥愛惜炎暑中不盡請益至今  
歎然弟沃聞善政真和風甘雨足快矣茲有陸  
生君弼者久困諸生與寶應吳生敏道號維揚  
雙壁弟神交頗久昨與同舟至淮見其詩清逸  
絕塵頗類王維海內名流無不知其有陸生者  
又其人溫粹如玉貧約自守恥爲干謁一遇賢  
豪樂于親就豈可使明公不知此生哉即明公  
今日之政上邁武城所謂戒明其人者恐無踰

生也幸一厚遇之

報李養愚大尹書

射陂先生海內大儒藝林得其片言者以爲珍  
玩不佞自兒時慕之又見明公循循好文每會  
輒及之乃明公命不佞一言前亦妄諾耳明公  
復加以珍翰重以多儀又其孫少俊叩之有大  
父風見賈嘉黃琬如見長沙江夏不敢不爲一  
言也惟明公郢削之然亦狐裘羔袖可惡耳書  
已拜嘉厚幣返上惟明公垂宥



三酉園尺牘 卷之二  
報貞吉王孫書

足下伯仲非今宇內翩翩佳公子乎何下士好文若此也不佞無所比數乃足下取契同聲定交千里使者臨淮感懼交集惠來高篇詞翰兩絕世爲珍藏又以竹在亭命不佞一言從此姓名留于金石不佞之幸顧以片言比九鼎也不佞何得此于王門哉謹書華冊幸裁教之

報顧春元書

燭不佞幸奉教于君子之林才美如足下心甚

慕焉頃淮人師足下傾蓋如故一時人文爲之不變昔文翁居蜀往往選郡邑開敏者詣京師受業博士不佞遠愧古人幸足下在焉感德被教不在諸子也華翰投別得以來鳳懸魚歸不佞也而又許之延譽無季布之諾安得游揚于曹丘生也感謝感謝春試有期高奮在即從此結平生之驩矣恨水滂嬰懷不遑上宴花樓尊酒話心爲歉耳閻生如命別具引情惟足下照亮萬萬



報王元美按察書

昨專使奉候明公乃使輶入楚矣令人馳仰不可言計明公借重校士幽蘭必采和璧可辨非但山靈賴高篇輝潤已也種種之懷具前啓中併上記曹惟明公垂宥不宣

報王西塘太常書

燭不佞叨侍廷中荷門下遇以國士又廿年世好殷殷厚也歸見家大人出損書讀之瞻戀良久天下以市道交叉矣門下不以家大人山居

絕交也揮翰錫儀道兄弟飄零之感燭雖罷努思圖報長者之日矣往讀臺中大疏慨然皆天下大計竊謂門下雄才偉畧當授節三邊令匈奴遠徙目今貢市果重譯來王乎昨見視邊大老一疏有謂虜機甚伏彼露之而閉關以謝則得也又徇之則其幾失故貢市者非利也燭所治淮陰當天下之衝苦不足言獨災民待哺幸聞于上賑粟六萬尚不飽也又漕河號安流不能保其不決此中原之大可慮者門下憂國有



長策焉如何如何

報張子貞兵憲書

弟試政同曹辱足下莫逆交深于骨肉耳別來  
懷人郭承芳與足下往來曾臆間恨不一執手  
爲快耳蜀中山水宇內稱竒而足下風猷令問  
當與琴臺浣花溪爭雄長也綿州蕭司訓狎家  
君門生又與弟同筆硯頗能詩翰幸足下以國  
士遇之

報王敬美儀制書

別來得足下下邳書讀高篇甚驩時次甫往焦  
山兩月始來前亭亦成恨足下不在耳借重足  
下卽次甫託之不朽非但不佞也卷乃次甫所  
書呈記曹一笑淮之廣矣悠悠似之計足下且  
近幸光寵故交前走使謁長公于江夏今尚未  
歸也新刻二種近草二紙附覽風便惟足下時  
時惠言

報匡南王孫書

庚午之秋得奉足下翰教殊慰積懷歲月冉冉



浮淮且三載矣僅于思伯處一申起居言之悵  
然郡齋秋夜思家君頗寥闊又晝苦公期俗務  
嬰心得足下新詩讀之快意且諸公珠玉爛然  
盈目已作一詩書扇代柬煩足下爲我致之上  
使言旋造次裁復良晤無期臨楮含情

報張助甫吏部書

不佞少見足下高伯宗詩序文氣高古在先秦  
兩漢間傾心已久嗣後又見足下楚游諸詩若  
與洞庭同其浩渺恨無緣通于足下也今海內

號多才即中原數子可屈指耳至天才秀越如  
足下者又不一二見頃辱足下俯念同聲先施  
華牘其見懷二作不忍去手恨僊舟浮淮未及  
一追徒令小山八公之徒嘲吾兩人耳嗣會次  
甫無從俱道足下文雅風流前無古人嵩山二  
室踪跡必遊從此與足下定交結采真之約矣

報汪少泉太常書

燭不佞兒時即聞家大人稱說明公高雅有世  
好焉通藉以來聞明公重望山斗海內恨無緣



自通而浮淮以來望道履在步武間方欲裁候  
記曹而明公華翰顧先及之乃長者垂情不佞  
如此也明公文章德業三楚賴以生色行且司  
鼎衡矣不佞奔走卒卒無湏臾之間平昔誦記  
都盡忘却日苦公移不止昔人所云思之無竒  
已也明公乃欲取不佞之作而斤正之誼在通  
家安敢以敝帚自諱乎偶遣人走候傳表叔馳  
一檄申候起居金陵秋早強飡自愛

報尹洞山宗伯書

燭不肖往兒時侍家大人即云門下知交自韋  
布有古人道義之雅所惠雄篇十襲珍之至今  
墨猶新也昨得家大人書又云門下起山居平  
生以公旦阿衡自任于今見之是燭雖未接長  
者光儀乃私心嚮往久矣敬托傳表叔申問候  
之敬惟長者垂宥臨楮悚息不勝

報余德甫憲使書

辱長者雲翰遠墜種種珠玉讀之如髫年侍夾  
下也今之作者滿宇內至大江以西如門下者



真千古詞家一赤幟也擬書近作就正柰公期  
冗冗成一簿牒吏未能耳家大人詩得附聲應  
錄中感高誼無量鳴謝不宣惟長者亮其區區

報用晦王孫書

往家大人交足下于余先生所乃私心業已在  
芙蓉秋水間自梁舍人投書後久不聞問而使  
翰遠臨侑以雄作余先生詩名在海內足下比  
玉屈平陳思信無此過也騷經刻甚佳足下惠  
我良厚報書無倫臨紙悚息

報童子鳴山人書

足下投我高調讀之令人起舞都門康裕卿談  
足下頗詳茲爲平原之飲可耳仙舟柰何遄發  
乎嚴陵瀨煙月真可棲遲而天台雁蕩諸勝尤  
堪杖履足下焉往而不自得哉不佞它時請從  
而後矣草草代布區區足下豈索買山錢者耶  
別具一咲

報淮督府諸察臺書

文燭備員屬下餘三年矣塵塵供簿書會期之



三書國天牌  
卷之三  
七  
役幸臺下薦拔轉四川學使蜀道難青天矣而  
宰相太宰尚謂此職頗重借寵良牧愧非其人  
也淮困已極恨無丹砂青芝起而甦之即臺下  
過收是敗鼓之皮耳臺下早出上池之飲肯使  
一二遺孑居膏肓間耶差官代躬叩燭惶恐

報淮父老書

數年來苦水若疾痛乃身無能救藥治無善狀  
荷明 天子恩遷官西蜀回首若等遮留胡以  
慰之代者且至賢良倍我十百深爲愉快還書

報若等操筆泫然

報淮縉紳書

三年荷教真淺長淮獨公等文酒之約私衷未  
罄止因疲困閉閣思過今遠去巴蜀何從故人  
游乎行時高軒遠送難別不佞許父老以再來  
今游淮無期矣何從見黔黎面乎每一南顧揮  
涕沾襟耳邵使君真長者不佞道公等皆賢且  
厚語及舊政稍效子文之忠幸借鼎言傳示閭  
巷慰向來挽車之情臨紙依依



報淮上諸生書

不佞平生好弄文墨淮當孔道民多疾苦此事便廢即與諸君談塵十之一二耳幸遷西蜀官則文墨矣而所與又新知并州故人腸日九迴也語曰鈞泥在甄鎔金在冶士以模成敢不勉旃所願諸君早奮明時以慰離索之私書去神去不知所云

報胡原荆侍御書

廣陵一別音書渺然王伯熙來承高篇清惠同

心之言把玩忘疲伯熙故竒士即與叔承足稱雙璧恨弟苦簿書間不盡請益耳近稿奉上記曹斤正願言加愛以膺特召

報王秀才典書

不佞過淮見海內名流無不說王生者又足下與崑崙羅子號雙璧心竊愛之恨郡閣多冗不盡請益耳別來過燕關還江閣新秋又之蜀矣南望淮陰如在天上方有故人之思而足下翰教遠及披玩如面且快且感至云淮人肖像而



祝之夫去後見思在漢時且厯厯不佞何以得此也大都寸心與今之立功名者少異此諸父老所亮足下所知者去冬多雪有麥秋河水或小稍免流離足矣終宵夢寐時在寶翰堂中足下才高學富舉子之業仍願留意隋珠和璧終爲世寶足下懋哉淮浦故人一一無恙語次及之

五嶽山人尺牘卷之二





